



## 有一种婚姻 叫玛吉和艾勒

读《呼吸课》

赵佩蓉/文

玛吉和艾勒是美国小说《呼吸课》中的一对夫妻。玛吉心地善良，但是控制欲强，容易情绪化。艾勒是个典型的直癌男，不喜欢一切麻烦的事物，一天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单词，是个把心事压在心底的孤僻的人。夫妻间气氛剑拔弩张，家庭生活一地鸡毛，可想而知。

小说从夫妻间细碎的对话开始。这对夫妻要去参加一个老友的葬礼。这趟出行并不顺畅：艾勒不是早起的人，恐怕赶不上葬礼；他们的车还在修车行；玛吉在车载电台上听到儿媳为了生活保障准备再嫁的消息。路上，夫妇两人为踩刹车还是踩油门争执；丈夫对妻子撞了车纠缠；丈夫指责妻子对待女掏心掏肺，争吵和冲突不断爆发，玛吉几乎怨恨起艾勒了，干嘛总是唱反调呀：葬礼上的合唱，他默不出声；顺路去看小孙女，他认为没必要；下车去帮助车子可能坏掉的老人，他认为浪费时间。一个家庭的很多细节镶嵌在一天的行程中。28年里，同样的分歧，同样的指责，同样的怨恨。玛吉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圈，周而复始地把老账再翻出来吵一遍。举案齐眉，琴瑟和鸣，理想的婚姻状态似乎是镜花水月。夫妻的亲密关系，暴露的尽是丑陋的一面。小说道尽了一段婚姻的困惑和迷茫。

作者安·泰勒以机敏开放的笔调探讨平常家庭的婚姻关系，擅长还原日常细节。她曾说，写小说就是试着讲一个故事。任何有关生活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小说的题材。《呼吸课》中，安·泰勒展现了每个成年人都要经历的谈婚论嫁、生儿育女、迎来送往的尴尬时刻。玛吉曾经以为艾勒会用新婚之夜望着她的那种眼神看她一辈子，她还以为他会永远那样看下去呢。可是，平静的生活下暗潮汹涌。儿子成了放浪不羁的乐队主唱，离婚7年了，小孙女已经不认识他了。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家庭风暴，像一波一波的海浪，不断地冲击玛吉对婚姻生活的温柔期许。放大镜下原生家庭的样本，平淡乏味的场景，主人公情感的撕扯，在安·泰勒一丝不苟的缜密叙述中，击中了读者心中的那根影子。多么熟悉的人和事，分明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呢。真实的婚姻生活是如此令人沮丧和厌倦呀。

玛吉在琐碎的日常和卑微的浪漫之间摇摆不定。有一个时期，她甚至差点爱上了养老院的老人盖布里埃尔。可惜，玛吉惊讶地发现盖布里埃尔先生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企图在寻找早期版本的艾勒的一种努力。她并不是在追求盖布里埃尔，她只是在追求艾勒。但是，玛吉相信世上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你可以换丈夫，却不能改变处境。你能换人，却不能改变事情。直到有一天，养老院的一位老人告诉玛吉，一旦进入天堂，这辈子失去的所有东西都会装进一只黄麻袋里交还本人。玛吉想象着黄麻袋里倒出来的东西：那只好玩的小猫是恋爱时艾勒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一朵浮云是唱诗班排练后艾勒送她回家在他们头顶上飘着的那朵。玛吉恍悟：原来，和艾勒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已经深入骨髓了。

小说的结尾颇有隐喻意味。一个静谧的夜晚，玛吉碰翻了艾勒的一叠牌。可是他很体贴，忍着没去摆正，而是伸出手臂，把她搂了过去。玛吉感到突然涌上一阵小小的激动，心绪飘扬。为今天，亲爱的，同样在细碎的对话中，小说戛然而止。

现代社会过快的生活节奏，或多或少地稀释了情感的浓度。不婚族越来越庞大，离婚率居高不下，眼下，似乎是爱情和婚姻最不被信任的时代。安·泰勒借着日积月累的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给读者上了一堂课：请不要对爱情和婚姻失去信心，真爱需要意志。激情可以退却，但是经年累月共同生活的细节凝聚在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一呼一吸之间。呼气，吐出。吸气，收纳。家庭生活的真谛在于及时排出计较和挑剔，长久地摄入忍让和宽容。

## 存在之证 《养蜂人之死》

刘遇/文

原始哲学的终极问题之一是：人在世界上生活，有什么目的？除去那些哲学家外，处于烟火尘埃的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普通人，尚未分出心神来对此问题进行长足的思考，而对此有所体悟的人，则往往饱尝了痛苦。

《养蜂人之死》就是一本由痛苦打底的生命思考集。这是瑞典著名作家拉斯·古斯塔夫松于1975年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情节由林间小屋中遗留的三本日记为线索展开，讲述了养蜂人拉斯·莱纳特·维斯汀在罹患癌症之后，如何在生命末路的旅程中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的生活，如何在癌症痛楚的伴随下度过最后一个春

天，又是如何对自己的存在有所定义的。作者古斯塔夫松说：这是一部有关痛苦的书。没错，主人公维斯汀的三本日记中充斥着痛苦，不仅是切身体会的病痛，更有人生过程中那些精神上的疼痛。癌与死之间如同两块异极相吸的磁铁，相互运作着强有力的联系力，也让维斯汀在倒计时的最后时间，对自己死亡的事业、爱情、理想还有想象力，进行一场无声的哀悼告别。

自从人类文明建立并不断高速发展以来，诗歌与音乐就开始赞颂那些高格调的事物，比如奉献，比如实现，比如传承。多少人歌唱头脑的美妙，推崇这小小的却能够向虚无的思维空间无限延伸的器官。相比较而言，身体似乎就成

为了一种束缚和负担。我们以追求阳春白雪为傲，以追求生理肉欲为耻，而《养蜂人之死》之特立独行，就在它将生命意义降格了，它用不轻不重的语气旁观人生的奥义，用脚踏实地的感受描绘病痛的折磨。维斯汀在日记本中如此描述癌症之痛：疼痛把我拥有一具身体的事实戏剧化了。一切萦绕在脑海中的想法都是漫无边际的，但身体上的疼痛是实在的，换句话说，身体所感知的一切都是实在的。人类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如何证明生存与生活的目的？我们的精神考虑得太多，也将忧虑拖得太深；我们的身体感受到太多，却被看得见太少。

维斯汀放弃小学教师成为养蜂人之后，亲眼目睹过蜂群的死亡，

梦见过蜂群赛博朋克式的变异，也由蜜蜂而想到上帝造物的初衷。蜜蜂族群式的活动轨迹与人类何其相似。尽管有着食物链的层层追逐，但是生命体的高低贵贱并不应当由思考的能力划分，反而言之，从存在的本身出发，人类的生命意义均衡和平等。

把对人类身体的正视重新放到第一位，并不是文明的倒退，而是一种回归。死亡的到来与肉体的衰败印证了生命存在过的痕迹，正如小说中不断重复的那样：我们决不放弃，我们重新开始。人以清明的双眼迎接草木雨露，以聪敏的双耳捕捉浪涌气息，以柔嫩的皮肤触摸流水山岩，以孜孜不倦的大脑创造崭新世界，这就是人身存在的力证。

## 完美的叙述逻辑：自我的失落与重现

读《我消失的影子》

温海升/文

《我消失的影子》讲述了舞蹈演员阿布丢失影子和影子重现的故事。作者以阿布影子的丢失与重现作为主要线索，将整个故事拆分成不同的段落进行重组，使整个故事由阿布寻找影子这一骨架渐渐地饱满起来，显得有血有肉。

这部小说的可读性非常强，首先就体现在小说在开头设置的悬念上。作为一种光学现象，影子在具备了形成条件之后是不可能消失的，而在小说中阿布的影子却丢失了，如此违背常理的事件出现在了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就显得十分诡异。在小说中，阿布的影子不但失踪了，还像一个人一样会逃跑，甚至能在夜里幻化为阿布的形象，在

白天重新回归到影子的生活，这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悬念，吸引读者跟随小说中的人物去寻找事情的真相。小说采用了倒叙、插叙等多种叙述方法，将与故事相关的各个细节有机结合在一起。

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追问的过程：为什么阿布的影子会消失？影子又象征着什么呢？小说以阿布丢失影子为开头，而隐去了影子丢失的起因。阿布错手杀死女友小橙而产生的精神问题，随着阿布对影子的追寻，事情的真相才一点点地浮出水面。影子就是阿布出现精神问题后的自我意识，杀死女友的阿布后悔不已，因此他内心中十分希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如此沉重的记忆又该埋藏在哪儿呢？阿布选择忘记，然而内心的

良知却惴惴不安，因此影子一直在寻找着这个记忆。影子实际上就是阿布真实自我的分化，是阿布的良知在苦苦地引领着阿布朝记忆走去，朝真相走去，朝着血淋淋的情感走去。

作者在叙述中将情节的呈现顺序安排得十分得当，并且非常注意处理故事的各个细节，因此故事拥有很强的逻辑支撑力。小说中还涉及多个看似互不相关的人物的身世与经历，而要将这些材料都呈现在故事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这么多碎片化的材料，作者选择了将它们打散再重新粘合，使按自然顺序排列却东零西落的情节错落有致地重新组合在一起，反而使这些碎片融合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例如，关于许娜、蔡梓、新星等人的

经历则穿插在故事的各个角落，看似游离于情节之外，实际上对于故事的整体呈现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小说的逻辑说服力就会大大降低。

这部小说里的角色大多是命运多舛之人。阿布、许娜、蔡梓、小橙都有着痛苦难言的过往，即使是在小说中短暂出现过的六哥、新星、郝亮、真真也都有着锈迹斑斑的过去。阿布在血泪的教训中战栗，童年的阴影为他的暴举埋下了伏笔。情绪的发泄并没有使他放下，反而使他开始逃避自我。阿布的影子，就是代表着良知的阿布引领着阿布去面对自我，面对悲哀的往事。这是一场灵魂的失落与重归，灵魂指引着肉体去面对真实的记忆。

# 消防安全 人人谨记

温岭市融媒体中心 宣  
温岭市消防救援大队

